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厦门大学海外函授部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教学计划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这门课程选编了一定分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着重对这些作品的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进行分析，目的在于帮助函授生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分析作品的能力，增进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了解。

编选的作品分精读和略读两类。精读十二篇，略读十二篇。各篇都作了必要的注释。精读的作品每篇都编有：教学目的要求，作者、作品及有关社会背景等介绍，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以及思考题四个部份。作品原文和作品分析部分是教材的中心。作者介绍除略述生平外，有的还着重介绍创作概况，目的在于帮助函授生更好地理解作品。四个部分是一个有机整体，学习时既要全面兼顾，又要抓住重点。略读的作品是为了配合精读的作品，扩大阅读面而提供函授生自己钻研用的。

为了巩固所学的知识，检查教学效果，评定学习成绩，本课程规定了一定次数的书面作业，要求函授生在反复钻研作品，充分理解作品内容和形式的特点的基础上，根据题目的要求，独立思考，抓住问题的实质，联系有关的知识，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写成书面答案，按时寄交我部评阅。完成所规定的全部书面作业，成绩及格可参加课程考试。

本课程学习年限一年。分别为两个学期，每学期二十周，每周六小时。学习进度大致安排如下表：

学 习 内 容	学 习 时 数	学 习 内 容	学 习 时 数
祝福	12	分	8
地球，我的母亲	6	骆驼祥子	12
故 乡		梦 珂	
略读：凤凰涅槃	6	略读：华威先生	4
第一次书面作业	12	第四次书面作业	10
荷塘月色	6	家	12
潘先生在难中	10	日出	12
秋 夜		南 归	
略读：落花生	6	略读：瞎子客店	4
贵 生		第五次书面作业	10
第二次书面作业	12	大堰河——我的保姆	6
春蚕	12	红烛 洗衣歌	6
春风沉醉的晚上	8	老马	
林家铺子		略读：成都，让我把你摇醒	2
略读：在其香居茶馆里	6	第六次书面作业	10
第三次书面作业	12	课程总复习	12
期末复习、学习小结	12	课程考试	12
共计：120 小时		共计：120 小时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勘误表

页	行	误	正
1	14	所且	并且
4	6	已	己
7	15	卫老婆了	卫老婆子
8	倒9	脾气	脾气
10	17	远旁	近旁
11	10	则科	则叫
11	17	jian	jiàn
11	18	Sǒng	sǒng
11	倒14	chouchú	chóuchú
11	倒7	淡然	澹然
11	倒5	yan	yǎn
12	1	hai	hái
12	倒6	panshan	pánshān
12	倒5	摆摆	摆摆的
13	倒4	沙替	替沙
13	倒14	书藉	书籍
14	倒3	书藉	书籍
17	倒8	祥林婆	祥林嫂
18	倒4	辱侮	侮辱
18	倒5	支了取	支取了
19	14	这样	这样
19	倒8	这样	这样
23	倒5	喧	喧
24	6	蒙胧	朦胧
33	10	一祥	一样
33	17	尊的	的尊
40	2	jièyú	jiéyú
49	倒4	已	己
50	倒10	兵军	兵车
53	倒7	辩问	辨问
55	倒5	颜字,	颜字
55	倒2	东西?"	东西?我完全茫然。”
56	18	誉(réng)腾	誉(téng)腾

页	行	误	正
56	倒6	十二坟	十二牧
56	倒5	候	候
57	17	阶阶	阶级
63	5	养茧	养蚕
63	18	纪年	年纪
71	倒14	半晌	半晌
72	倒15	细声 ^[1]	细声
73	4	犯尅	犯尅 ^[43]
73	5	“浪山头”	“浪山头” ^[44]
74	倒2	三张	五张
75	13	拜神的，	拜神的
76	12	花纸	纸花
77	倒6	《明清前后》	《清明前后》
78	倒10	为了	为的
80	倒1	过	过程
81	7	蚕罩	蚕箬
82	1	《春茅》	《春蚕》
83	倒6	己	已
84	倒7	己	已
85	5	己	已
85	倒7	己	已
85	倒12	己	已
87	倒13	慢无	漫无
88	14	己	已
89		己	已
89	倒11		已
91	3	己	已
91	17	己	已
92	4	作詀	作品
93	6	一九三一	一九三一年
93	9	《莺萝集》	《莛萝集》
96	1	“世纪末”	“世纪末”
97	倒13	嘤嘤	嘤嘤
100	倒8	渐愧	惭愧
102	倒12	嘤嘤(ruèru)	嘤嘤(niè rú)
105	倒9	蕴籍	蕴藉

页	行	误	正
108	10	西山、	西山，
110	7	老油子 ^[32] 。们	老油子 ^[32] 们。
113	倒14	食粮	粮食
114	12	句°	句。
117	倒10	唉	唉
122	8	《宇宙风》	《宇宙风》
125	6	愿情	感情
127	2	天登	登天
127	倒9	在拥有	在国内外拥有
129	6	样子	祥子
130	倒7	无动于中	无动于衷
138	3	见她一面	见他一面
148	倒12	陪着	陪着
149	12	紫怀	心紫
156	倒10	是一	是一个
169	2	给痛你	给你痛
169	7	他	她
187	倒5	森石清	李石清
188	12	竹均	竹筠
205	2	婚酒	婚酒
209	倒14	家俱	家具
212	倒7	烦忙	繁忙
215	倒9	气慨	气概
217	倒11	响往	向往
218	7	响往	向往
218	13	凭籍	凭藉
221	10	愈越激发	愈激发
242	倒5	和谐	和谐。
244	15	矜(jīn令)	矜(jīn今)
244	16	呜咽	呜咽
244	倒16	迂到	遇到

页	行	误	正
248	倒4	的手里	手里
249	13	篮子	篮子
251	倒3	词道	问道
253	倒4	栗市	栗市
254	倒11	哦——	“哦——
266	12	活塞	话塞
266	17	簌簌	簌簌
274	倒12	菲菜	韭菜
275	1	鸭伯伯毛	鸭毛伯伯
275	16	喝酒	喝酒
276	11	怕他	怕她
277	6	碗酒	碗酒
277	6	下酒	下酒
279	8	画眉鸟	画眉鸟
285	2	[13]光	光
292	倒3	的太阳	太阳
297	9	定吗	定呢
299	2	?	。
308	2	厨房裹	厨房里
309	6	欢迎他	欢迎她
310	10	她是	他是
310	14	把它	把她
315	12	手套, 香水…	手套、香水……
316	3	尽是	尽是
317	7	有一百	在一百
329	倒14	带着	戴着
330	14	主席	当主席
332	倒14	有。”	有。”
332	倒15	诉告	诉苦
336	2	爱罗光珂	爱罗先珂
339	11	物事	事物
340	16	胡意	故意
340	倒8	邪表叔	邢表叔
343	倒2	切断地	切断他
345	7	说啦。	说啦。”
348	倒1	jìàn	jiàn

目 录

祝 福	鲁 迅 (1)
地球, 我的母亲	郭沫若 (25)
荷塘月色	朱自清 (38)
潘先生在难中	叶圣陶 (45)
春 蚕	茅 盾 (62)
春风沉醉的晚上	郁达夫 (83)
分	冰 心 (97)
骆驼祥子 (节选)	老 舍 (107)
家 (节选)	巴 金 (133)
日出 (节选)	曹 禺 (159)
大堰河——我的保姆	艾 青 (203)
诗二首 红 烛	闻一多 (213)
洗衣歌	闻一多 (219)
故 乡	鲁 迅 (226)
秋 夜	鲁 迅 (233)
凤凰涅槃	郭沫若 (235)
林家铺子	茅 盾 (245)

落花生	许地山 (270)
贵生	沈从文 (272)
南归	田 汉 (288)
梦珂	丁 玲 (302)
华威先生	张天翼 (329)
新诗二首 老 马	臧克家 (335)
成都，让我把你摇醒	何其芳 (336)
在其香居茶馆里	沙 汀 (339)
瞎子客店	艾 芜 (350)

祝 福^[1]

鲁 迅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象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2]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讲理学^[3]的老监生^[4]。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鬍子，一见面是寒暄^[5]，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6]。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7]。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

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8]。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所且点上火，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9]的大“寿”字，陈抟老祖^[10]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11]和一部《四书村》^[12]。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

花白的頭髮，即今已經全白，全不象四十上下的人；臉上瘦削不堪，黃中帶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間或^[13]一輪，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籃，內中一個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長的竹竿，下端開了裂；她分明已經純乎是一個乞丐了。

我就站住，豫備她來討錢。

“您回來了？”她先這樣問。

“是的。”

“這正好。你是識字的，又是出門人，見識得多。我正要問你一件事——”她那沒有精采的眼睛忽然發光了。

我萬料不到她却說出这样的话來，詫異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兩步，放低了聲音，極秘密似的切切的說，“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

我很悚然^[14]，一見她的眼釘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15]，比在學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臨時考，教師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時候，惶急得多了。對於魂靈的有無，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樣回答她好呢？我在極短期的躊躇^[16]中，想，這裡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說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惱，為她起見，不如說有罷。

“也許有罷，——我想。”我於是吞吞吐吐的說。

“那麼，也就有地獄了？”

“阿！地獄？”我很吃驚，只得支梧^[17]着，“地獄？——論理，就該也有。——然而也未必，……誰來管這等事……。”

“那麼，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見面的？”

“唉唉，見面不見面呢？……”這時我已知道自己也還是完全一個愚人，什麼躊躇，什麼計劃，都擋不住三句問。我即刻胆怯起來了，便想全翻過先前的話來，“那是，……實在，我說不清……。其實，究竟有沒有魂靈，我也說不清。”

我乘她不再緊接的問，邁開步便走，忽忽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覺得不安逸。自己想，我這答話怕於她有些危險。她大約因為在別人的祝福時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會不會含有別的什麼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麼豫感了？尚有別的意思，又因此發生別的事，則我的答話委實^[18]該負若干的責任……。但隨後也就自笑，覺得偶爾的事，本沒有什麼深意義，而我偏要細細推敲，正無怪教育家要說是生着神經病；而況明明說過“說不清”，已經推翻了答話的全局，即使發生什麼事，於我也毫無關係了。

“說不清”是一句極有用的話。不更事^[19]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於給人解決疑問，

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20]，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果然，特别的情形开始了。傍晚，我竟听到有些人聚在内室里谈话，仿佛议论什么事似的，但不一会，说话声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21]！”

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于我有关系。试望门外，谁也没有。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

“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问。

“老了^[22]。”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

“什么时候死的？”

“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澹^[23]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24]。晚饭摆出来了，四叔俨然^[25]的陪着。我也还想打听些关于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他虽然读过“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26]”，而忌讳仍然极多，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的；倘不得已，就该用一种替代的隐语，可惜我又不知道，因此屡次想问，而终于中止了。我从他俨然的脸色上，又忽而疑他正以为我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来打搅他，也是一个谬种，便立刻告诉他明天要离开鲁镇，进城去，趁早放宽了他的心。他也不很留。这样闷闷的吃完了一餐饭。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加感得沉寂。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27]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28]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29]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30]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31]，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了。

她不是鲁镇人。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里要换女工，做中人^[32]的卫老婆子带她来了，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卫老婆子叫她祥林嫂，说是自己母家的邻舍，死了当家人，所以出来做工了。四叔皱了皱眉，四婶已经知道了他的意思，是在讨厌她是一个寡妇。但看她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象一个安分耐劳的人，便不管四叔的皱眉，将她留下了。试工期内，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所以第三天就定局，每月工钱五百文。

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但中人是卫家山人，既说是邻居，那大概也就姓卫了。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直到十几天之后，这才陆续的知道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一个小叔子，十多岁，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他本来也打柴为生，比她小十岁；大家所知道的就只是这一点。

日子很快的过去了，她的做工却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

新年才过，她从河边淘米回来时，忽而失了色，说刚才远远地看见一个男人在对岸徘徊，很象夫家的堂伯，恐怕是正为寻她而来的。四婶很惊疑，打听底细，她又不说。四叔一知道，就皱一皱眉，道：

“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来的。”

她诚然是逃出来的，不多久，这推想就证实了。

此后大约十几天，大家正已渐渐忘却了先前的事，卫老婆子忽而带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进来了，说那是祥林嫂的婆婆。那女人虽是山里人模样，然而应酬很从容，说话也能干，寒暄之后，就赔罪，说她特来叫她的儿媳回家去，因为开春事务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够了。

“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四叔说。

于是算清了工钱，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还没有用，便都交给她的婆婆。那女人又取了衣服，道过谢，出去了。其时已经是正午。

“阿呀，米呢？祥林嫂不是去淘米的么？……”好一会，四婶这才惊叫起来。她大约有些饿，记得午饭了。

于是大家分头寻淘箩。她先到厨下，次到堂前，后到卧房，全不见淘箩的影子。四叔踱出门外，也不见，直到河边，才见平平正正的放在岸上，旁边还有一株菜。

看见的人报告说，河里面上午就泊了一只白篷船，篷是全盖起来的，不知道什么人在里面，但事前也没有人去理会他。待到祥林嫂出来淘米，刚刚要跪下去，那船里便突然跳出两个男人来，象是山里人，一个抱住她，一个帮着，拖进船去了。祥林嫂还哭喊了几声，此后便再没有什么声息，大约给用什么堵住了罢，接着就走上两个女人来，一个不认识，一个就是卫婆子。窥探舱里，不很分明，她象是捆了躺在船板上。

“可恶！然而……。”四叔说。

这一天是四婶自己煮午饭；他们的儿子阿牛烧火。

午饭之后，卫婆子又来了。

“可恶！”四叔说。

“你是什么意思？亏你还会再来见我们。”四婶洗着碗，一见面就愤愤的说，“你自己荐她来，又合伙劫她去，闹得沸反盈天^[13]的，大家看了成个什么样子？你拿我们家里开玩笑么？”

“阿呀阿呀，我真上当。我这回，就是为此特地来说清楚的。她来求我荐地方，我那里料得到是瞒着她的婆婆的呢。对不起，四老爷，四太太。总是我老发昏不小心，对不起主顾。幸而府上是向来宽洪大量，不肯和小人计较的。这回我一定荐一个好的来折罪……。”

“然而……。”四叔说。

于是祥林嫂事件便告终结，不久也就忘却了。

只有四婶，因为后来雇用的女工，大抵非懒即馋，或者馋而且懒，左右不如意，所以也还提起祥林嫂。每当这些时候，她往往自言自语的说，“她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意思是希望她再来。但到第二年的新正^[14]，她也就绝了望。

新正将尽，卫婆子来拜年了，已经喝得醉醺醺的，自说因为回了一趟卫家山的娘家，住下几天，所以来得迟了。她们问答之间，自然就谈到祥林嫂。

“她么？”卫婆子高兴的说，“现在是交了好运了。她婆婆来抓她回去的时候，是早已许给了贺家坳的贺老六的，所以回家之后不几天，也就装在花轿里抬去了。”

“阿呀，这样的婆婆！……”四婶惊奇的说。

“阿呀，我的太太！你真是大户人家的太太的话。我们山里人，小户人家，这算得什么？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那有这一注钱^[35]来做聘礼？她的婆婆倒是精明强干的女人呵，很有打算，所以就将她嫁到里山^[36]去。倘许给本村人，财礼就不多；惟独肯嫁进深山野坳里去的女人少，所以她就到手了八十千^[37]。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要进了，财礼只花了五十，除去办喜事的费用，还剩十多千。吓，你看，这多么好打算？……”

“祥林嫂竟肯依？……”

“这有什么依不依。——闹是谁也总要闹一闹的，只要用绳子一捆，塞在花轿里，抬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关上房门，就完事了。可是祥林嫂真出格，听说那时实在闹得利害，大家还都说大约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所以与众不同呢。太太，我们见得多了：回头人^[38]出嫁，哭喊的也有，说要寻死觅活的也有，抬到男家闹得拜不成天地的也有，连花烛都砸了的也有。祥林嫂可是异乎寻常，他们说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擒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阿呀，阿弥陀佛^[39]，她就一头撞在香案^[40]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直到七手八脚的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还是骂，阿呀呀，这真是……。”她摇一摇头，顺下眼睛，不说了。

“后来怎么样呢？”四婶还问。

“听说第二天也没有起来。”她抬起眼来说。

“后来呢？”

“后来？——起来了。她到年底就生了一个孩子，男的，新年就两岁了。我在娘家这几天，就有人到贺家坳去，回来说看见他们娘儿俩，母亲也胖，儿子也胖；上头又没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唉唉，她真是交了好运了。”

从此之后，四婶也就不再提起祥林嫂。

但有一年的秋季，大约是得到祥林嫂好运的消息之后的又过了两个新年，她竟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了。桌上放着一个荸荠式的圆篮，簷下一个小铺盖。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而且仍然是卫老婆子领着，显出慈悲模样，絮絮^[41]的对四婶说——

“……这实在是叫作‘天有不测风云’，她的男人是坚实人，谁知道年纪青青，就会断送在伤寒上？本来已经好了的，吃了一碗冷饭，复发了。幸亏有儿子；她又能做，

打柴摘茶养蚕都来得，本来还可以守着，谁知道那孩子又会给狼啣去的呢？春天快完了，村上倒反来了狼，谁料到？现在她只剩了一个光身了。大伯来收屋，又赶她。她真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老主人。好在她现在已经再没有什么牵挂，太太家里又凑巧要换人，所以我就领她来。——我想，熟门熟路，比生手实在好得多……。”

“我真傻，真的，”祥林嫂抬起她没有神采的眼睛来，接着说。“我单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清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要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一看，只见豆撒得一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别家去玩的；各处去一问，果然没有。我急了，央人出去寻。直到下半天，寻来寻去寻到山坳里，看见刺柴^[42]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糟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他果然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手上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她接着但是呜咽，说不出成句的话来。

四婶起初还踌躇，待到听完她自己的话，眼圈就有些红了。她想了一想，便教拿圆篮和铺盖到下房去。卫老婆子仿佛卸了一肩重担似的嘘一口气；祥林嫂比初来时候神气舒畅些，不待指引，自己驯熟的安放了铺盖。她从此又在鲁镇做女工了。

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然而这一回，她的境遇却改变得非常大。上工之后的两三天，主人们就觉得她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有笑影，四婶的口气上，已颇有些不满。当她初到的时候，四叔虽然照例皱过眉，但鉴于向来雇用女工之难，也就并不大反对，只是暗暗地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四叔家里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时候也就是祭祀，这回她却清闲了。桌子放在堂中央，系上桌帏，她还记得照旧的去分配酒盃和筷子。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四婶慌忙的说。

她讪讪^[43]的缩了手，又去取烛台。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四婶又慌忙的说。

她转了几个圆圈，终于没有事情做，只得疑惑的走开。她在这一天可做的事是不过坐在灶下烧火。

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她全不理会那些事，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讲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

“我真傻，真的，”她说。“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大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孩子，我的话句句听；他就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打算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一看，只见豆撒得满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各处去一问，都没有。我急了，央人去寻去。直到下半天，几个人寻到山坳里，看见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完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果然，他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可怜他手里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她于是淌下眼泪来，声音也呜咽了。

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她就只是反复的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个人来听她。但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

“我真傻，真的，”她开首说。

“是的，你是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才会到村里来的。”他们立即打断她的话，走开去了。

她张着口怔怔的站着，直着眼睛看他们，接着也就走了，似乎自己也觉得没趣。但她还妄想，希图从别的事，如小篮，豆，别人的孩子上，引出她的阿毛的故事来。倘一看见两三岁的小孩子，她说：

“唉唉，我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也就有这么大了。……”

孩子看见她的眼光就吃惊，牵着母亲的衣襟催她走。于是又只剩下她一个，终于没趣的也走了。后来大家又都知道了她的脾气，只要有孩子在眼前，便似笑非笑的先问她，道：

“祥林嫂，你们的阿毛如果还在，不是也就有这么大了么？”

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她单是一瞥他们，并不回答一句话。

鲁镇永远是过新年，腊月二十以后就忙起来了。四叔家里这回须雇男短工，还是忙不过来，另叫柳妈做帮手，杀鸡，宰鹅；然而柳妈是善女人^[44]，吃素，不杀生的，只肯洗器皿。祥林嫂除烧火之外，没有别的事，却闲着，坐着只看柳妈洗器皿。微雪点